

谷中百合

我在香港跑馬地蟄居八年有餘。此地人稱「快活谷」，是今生高尚的住宅區，也是來世著名的安息地。寓所約四百餘呎，難得有個十呎見方的小陽台。這是我每天早晚眺望山谷的看台，順便思考一些無用之用的東西。

是不是應該把這個小陽台置辦一下，讓這「谷中之谷」有生命氣息？

新春時節，與友人遊逛九龍太子道花墟，隨手淘回三顆大蒜頭大小的百合花種子。三顆種子只費十元港幣，就不問花期與顏色了。回家後找了一隻舊花盆埋下，加了新土，放在這個谷中之谷享受陽光雨露，時不時澆澆水，沒有太在意，讓它們在春天裏自由生長吧。

過了二十來天，三抹嫩芽破土而出，綠意點點帶來生命氣息，十分可愛。又過了十多天，枝條亭亭玉立，青翠娟秀的葉子舒展開來了。因為頗有觀賞性，下班回家時，我經常把花盆移到茶几上端詳一番。三株百合生長各有快慢，大概是起初的生長力有差異，但最後都長到了一米多高，莖杆的粗細與高度也相差不大。我想初時生長有快慢，結果基本持平，植物的生長特性大體相似。

百合花的植株長成後，只見葉子一天天扶疏拉闊，雖陽光充足，卻沒有花苞。

這三株百合似乎遺世而獨立，在沉默中守望。我說，這或許是不會開花的百合。從小喜愛植物的女兒卻說：「再等等，百合花的生長周期很久，需要充分孕育。」

果然，又過了十多天，青荷模樣的骨朵挺身而出，不經意間三株共結出十一朵花苞，模樣是這般的清瀟。我依然沒敢奢望，它們能開出傳說中的雲裳仙子的大方儀態。

又過了七八天，花苞鼓脹了起來，一天比一天鼓起來了，從燈光透視中可以看到裏頭裝的滿是乳白。我想這一定是白百合，一場充滿期待的花事即將來臨，心中滿是歡喜與暖意。我開始在朋友圈中分享起來。

一個周末的清晨，陽光像瀑布一樣瀉在斗方的陽台上，忽然發現花苞肚裏滿是粉紅色，像初生嬰兒的小腳丫，粉嫩無可比擬。之後從周一至周五，每天開放一兩朵，夢幻般的粉紅花瓣鑲着白邊，隨風拖曳，彩蝶一樣追逐起舞，令人目眩心馳。濃麗清純的花香飄滿了小屋，我想這一定是名副其實的香水百合。此時，如果再來一曲音樂，一段移情馬上開啟，足可以令人穿越時空，追憶起《詩經》中遺世而獨立的南國佳人。

一次不經意的播種，卻讓這谷中百合永駐心田，不問塵事，芬芳悠遠。

HK人與事

陳恒

人生在線

陳中威



如是我見

周軒諾

到目前為止，全世界已經有三百二十萬人因新型冠狀病毒而失去生命！單在美國就有近五十八萬人死於新冠疫症。這逝去的三百二十萬個生命都是人家的孩子，可能同時也是人家的兄弟姊妹、父母、祖父母。一場大瘟疫造成的慘絕人寰悲劇、三百二十萬個不幸背後隱藏的家庭傷痛，實在非筆墨可以形容。

過去一年多，數以十萬計確診新冠病毒的病人孤獨地告別塵世。由於所有新冠肺炎患者也要住進醫院隔離病房，導致許多病患家人不能觸碰甚至看一眼自己的摯愛，就要和他們天人永隔。這些場景既可悲，又無奈。

除了無情的病痛外，帶走人命的，還有駭人的天災人禍，例如二〇一一年三月東日本大地震、二〇一七年十月拉斯維加斯音樂節槍擊



文化經緯

吳捷

不妨設想如下場景：開會前，人們三三兩兩入場就坐，打開筆記本電腦，或拿出各色廉價塑膠圓珠筆隨意丟在桌上，準備做筆記。對那些橙黃橘綠的庸脂俗粉，你報以微微一笑，然後亮出一支通體深黑、小巧輕盈的萬寶龍波西米亞（Montblanc Boheme），好整以暇，旋下筆帽，再輕輕轉動筆身末端，探出銀光閃閃、修長秀氣的筆尖。這時你環視全場，好像青鋒出鞘的俠士，躊躇滿志，只待一試利刃——只恨諸君已在專心聽講，對你手中的寶物全然視而不見。

確實，如今有幾人還在用鋼筆寫字呢？一八八四年，Lewis Waterman改進了從前無法控制墨水流動、容易漏墨的筆舌，發明了第一支現代意義上的鋼筆。二十世紀初，圓珠筆誕生，但鋼筆直到六十年代仍然是寫字的首選工具，是一個人成年的標誌，常作為畢業禮物由長輩贈與年輕人。四十年代末流行的派克（Parker）五十一系列售價十二點五美元起，相當於今天的一百三十美元，如今可買到普通14K金筆。隨著圓珠筆工藝改良、價格降低，繼而走珠筆風行一時，鋼筆逐漸式微。在電腦和鍵盤大行其道的二十世紀末，手寫已然少見；即便偶爾一寫，用的也是圓珠筆、走珠筆、中性筆。鋼筆，本來已像懷錶一樣，成為收藏家搜求的古董了。

其實，正因寫字的機會不多，所以只要有紙筆書寫的場合，就要讓寫的過程盡量舒適愉悅。而用鋼筆寫字的體驗，是圓珠筆等後起之秀無法替代的。鋼筆本身的特性，使人可以寫得又快又輕，適合快速大量做筆記，更可使字體更美，還可以換用不同顏色的墨水。墨水寫到紙上，顏色在眼前漸變：紫紅中的紅，霎時褪去，只留下純正的紫；或者一抹亮藍色轉瞬閃過，沉澱為穩重的黑。隨著落筆和提筆，每一筆的末尾則形成深淺不同的陰影……像納博科夫（Vladimir Nabokov）、谷崎潤一郎那樣對光和色彩特別敏感的人肯定喜歡。用鋼筆練字、寫日記、做筆記，不僅使心情美好，還是個人風格的展示。每晚坐在書桌前，選一支心愛的鋼筆，打開手帳、日記本，想起余光中先生在六十年代，「幾百畝的稿紙，要派克二十一去開墾」，「血自我的心注入指尖，注入筆尖，生命的紅色變成藝術的藍色」；而



市井萬象

「廟堂儀範——故宮博物院藏歷代人物畫特展（第一期）」現正於故宮博物院文華殿書畫館舉行。是次展覽從院藏人物畫中，選取五十五件（套）兼具藝術性和歷史價值的珍貴畫作，按照畫面的人物身份和時代順序予以展示。展期至六月三十日。

同情心

但是我們都會基於不忍心及同情心而想出手相救，不會見死不救。我們施予援手並不是希望問這個孩子的父母索取報酬，亦不是想贏取好人的聲譽，而是因為每個人天生具備憐憫心和同情心，亦即人性本善。相反，人一旦失去同情心，便變得與禽獸沒有區別，不能算是人。孟聖人兩千多年前已洞悉人類不忍看見其他生命受苦之本性。

有了同情心，我們懂得在嚴寒中抱團取暖、共渡難關；我們懂得化干戈為玉帛、和平共處；我們懂得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、與眾同樂。近日從新聞報導得悉某些地方種族歧視問題依舊嚴重，前段日子美國就發生多宗亞裔居民遭到暴力襲擊與針對的事件。真希望儒家哲學所提倡的仁愛道德觀，特別是人性本善思想能滲透並植根在彼邦，洗滌一下那些種族主義者的暴躁情緒，讓他們重拾同情別人之人性。

復古流行話鋼筆



▲用鋼筆寫字是一種獨特體驗。

資料圖片

我如今不必辛勤爬格紙，只是隨意揮灑，點綴情境，看墨水從筆尖流淌而出，好像自己靈感和思想源源不斷湧出，由白紙一一捕捉，是非常輕鬆快樂之事。

世上原有不少與我想法相近的人。就在最近十年，鋼筆重新流行起來。鋼筆發燒友們寫博客、做視頻，評測不同品牌的鋼筆和墨水，帶動了世界各地網上論壇的興盛。嗅覺敏銳的老牌商家不失其時，不僅重操舊業，還與古為新，開發出新品筆墨，滿足各收入階層的需要，更有新廠和新人加入這一復興潮流。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英國墨水生產商Diamine本已處於停業邊緣，近年推出多款極受歡迎的新品，起死回生。二〇一二年創辦於美國的Organics Studio研發出幾種呈現特殊光澤（sheen）的彩墨，直追日本文具巨擘寫樂（Sailor）的「山鳥」等著名品牌，特受追捧。高仕（Cross）、白金（Platinum）等眾多老牌筆商都為學生群體和鋼筆新手設計了中低價位鋼筆。一九三〇年代創立的德國凌美（Lamy）鋼筆在美國的代理商於二〇一七年在紐約和三藩市開了實體店，生意興隆。

去實體店買筆的優點是可以親手一試。畢竟，每個人因手的大小、握筆習慣、個人偏好不同而適合不同粗細、重量和筆尖形狀的筆，而這種因人而異的獨特捨卻只是一種難於言傳的感覺，無法轉化為重量、直徑、長度等具體參數。日本作曲家團伊玖磨喜歡用鋼筆寫樂譜，試用了各種品牌，覺得日本的筆尖太軟，派克太硬，犀飛利（Sheaffer）耐用卻「總感到不夠味」，最

後選定萬寶龍和百利金（Pelikan）兩種德國筆，既堅固又有彈性，能畫出粗細不同的線條，可用力寫出多達四五十頁的大型樂曲總譜，筆尖絲毫無損。起初不上手的鋼筆也是可以「馴服」的。一支筆用久了，好像駕馭多年的駿馬，那種手筆合一的感覺千金難換。聶華苓在回憶錄《三生三世》中說她大學畢業後買不起鋼筆，一天殷海光先生拿到稿費，買了一支新派克鋼筆，將自己的舊派克筆送她，她十分感激。次日，殷海光卻來跟她吞吞吐吐商量，可否二筆交換，因為那支舊筆他用了多年，習慣了。聶華苓接過新筆，將舊筆奉還，殷海光鄭重道謝。我寫日記時喜歡用Sailor「名月」，日語意為陰曆八月十五或九月十三的月亮，白玉色筆身，有細細金沙點綴，如皓月光流，筆尖柔中帶剛，阻尼感適中。日常記錄則用Pilot Metropolitan，細硬鋼尖，一觸紙面，筆走龍蛇。二者皆非所謂名筆，但「取之自足，良彈美襟」。

日用品就像時裝，每個時代都有獨特的內容和式樣在流行，時過境遷，遂為後浪取代，銷聲匿跡。但流行的發展並不都是線性的，更常見的是循環。新近復興的鋼筆就像傳統機械腕錶的命運：取而代之的廉價貨，如一次性圓珠筆、塑膠電子錶，只給人以便利，卻很難談得上有什麼美妙的使用體驗。所以好雨知時，沉寂之後的枯木逢春往往能發出新枝，結合新時代的需求，在便利程度、外觀設計、品種創新、用戶體驗等方面多有突破。流行，其實常常是糅合了新元素的復古。

美好的事情永不消逝

上月中突接噩耗，年逾九十歲居於上海的姑婆離世了，不禁悲從中來，難以自己。一場世紀疫情與隔離，不能見她最後一面，送她最後一程，痛上加痛，萬分自責。姑婆一生愛護家庭，珍惜親人。她生長在上海，工作生活也在上海，最後也在這座令人驕傲的城市離開了世界。

姑婆早年婚後並無子女，對父親等十兄弟姊妹珍愛有加，視如己出。到了我這一代，她更是萬般寵愛，千般關懷。記得幼時，每逢周二姑丈公休息，周一晚兩位長輩便帶我去他們住在上海武康大廈的家中小住。周二大清早，姑丈公便去排隊買我最喜歡吃的湯包做早餐。上午他倆帶我去附近公園遊玩，下午便留在家中講故事給我聽。姑丈公是「兩航」起義人士，愛國愛家，閱歷又豐富。那時他常常講給我聽一些歷史上愛國人物的事跡，屈原、岳飛、文天祥等等。他經歷過戰爭年代，特別珍惜和平，他告訴我，有國始有家，沒有一個人是可以不愛自己國家的。回首往事，原來那些美好的事情已過去了近半世紀，情何以堪啊！

二〇〇七年，姑丈公在上海仙遊了，剩下姑婆一人。二〇一二年父親離世後，我決定回上海工作。這



人生在線

陳中威

廟堂儀範

吳捷

幾年在上海工作期間，工餘我總會去探望姑婆，與她閒談聊天，說說工作，聊聊家常，心情輕鬆愉快。記得有一次，她突然告訴我，她夢見姑丈公同父親一起在宴請朋友，當時場面很熱鬧……我聽後頓時熱淚盈眶。還有一次內子及小兒放假，隨我去滬上探望她，她開心得忘了陳年腳患，不便於行，竟然下床走了出來。細心回想，美好的事情皆成往事。不過，這幾年來與她見面的次數，比過往三十年還要多，我是否也該滿足呢？雖然以後不能再見到她，但起碼她在時，我是如此珍惜與她相聚的每一刻。現在應該拭乾眼淚，放下哀痛，於千里之外笑着與她告別。

記得父親生前曾與我聊天，他說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是不會消逝的，因為只要你用愛去經歷，用心去記憶，這些事情如清風明月般永留在你的腦海中。如果你真的深怕有一日記憶力會衰退，會忘卻那所有美好的事情，那你便要及時將其記錄下來。用你的筆，用你的電腦，用你的文字及影像，利用所有高科技帶給你的便利，記下你一切珍之愛之的人事，那一刻你肯定已戰勝了時間，而所有美好的事情永不消逝。



中新社